



白沙子全集

和18
1084
12

十二



和合
1084
12

有補長筇下山可以撐拄羣龍在朝可以參伍
皇皇仲尼與世爲矩獵較不行然後去魯好高
欲速爲戒自古再拜謝公不我色許短疏叩
天歸寧老母公曰嘻哉不忘陟岵甲辰之春公
委齋斧 帝命還臺以親四輔炳如日星衆目
所覩我貢尺書傾竭心腑公在 廟堂當爲砥
柱公去 廟堂當爲鴻羽公攬臺綱閱兩寒暑
或弛或張或默或語迹公所爲誰奪誰予萬石
之鍾十鈞之弩我欲言之猶懼斧鹵胡天弗弔



禍來一豎於乎公乎是謂卷婁豈惟門生匹夫
匹婦遼哉郴陽欺我疾苦犬子執卮往澆墓土
索紙題情涕下如雨於戲哀哉尚享

祭袁侍御文

思昔南京傾蓋而語垂二十年君出我處君由
進士宰邑太平再涖宜興廉惠有聲遂簡霜臺
來巡弊省未至而孚姦吏縮頸頃以公務過於
白沙夜闌秉燭相對咨嗟君病未衰我衰而病
進退存亡必得其正與君論易托詩以宣君口

不言豈不謂然除虐救民負荷以往止于龍川
其勞可想或云非也無疾而委道路流言將信
將疑惟君英明夫誰敢犯苟得其正死亦無憾
君司風紀寔茂才猷天佑下民而不少留吁嗟
君兮民之司命君子之窮小人之幸兼素之計
繼此亦聞海門知己存者幾人烏虜哀哉尚享

祭陶方伯文

樹立大者不羈小節其行翩翩其光烈烈公攘
寇患于嶺西東百里大藩勞貫始終四十年來

枕戈捲甲力能誅夷威足鎮壓公在嶺表長城
是依公今逝矣人胡不悲某也於公雅匪朝夕
東望仙城有淚霑臆昔者在棹扶病過予笑語
竟日放步徐徐將謂百年精力猶在別幾何時
忽此顛沛乖厓將去逸人復來一訣萬古豈偶
然哉世烈光前錦衣裕後俾公子孫世享其有
死生一致公何憾焉有未厭者六十五年惟天
命之窮達壽夭惟心安之泰山毫杪老病日益
跬步莫支敬陳薄奠以寫我私尚享

祭顧勉庵別駕

於乎昔侔我邦公才獨優在貳端陽實惠一州
通達萬變可期一面止于郡僚督府之薦公車
翩翩愈勵愈騫一病不起孰云非天少有抱負
受知當路衆論同異孰識其故晚節不虧浩然
賦歸進退可觀吾寧不悲一息不至今其已矣
神乎洋洋歆此誠意

祭丁知縣彥誠

嗚呼登賢名於甲榜與多士而並馳試牛刀於

小邑稱庶物以平施耻溷溷以希合寧戚戚而謀私嘗錚錚以陷獄亦蹇蹇而忘危故法不貸於豪右而惠可及乎禬婺汛掃淫祠綱維化典載勸載懲條章顯顯雖小人之難化亦向風而革面兩考于茲夙夜有常殷憂成疾二豎爲殃方其在病斯民皇皇今其旣在行路涕滂此見好惡之公出於人心之天不容已君雖死而有光念昔從游禮崇信篤旅魂何之遺孩在目扶護者誰我力不足生死交情盡付一哭想英爽

之未亾故蒼蒿之可掬烏乎哀哉尚享

祭黃君朴文

於乎逍遙乎半月之舟留連乎澤垓之酒面圭峯以放懷唱竹枝而拍手春月秋花卷爲已有何百年之未半與衆木而同朽大塊無心孰夭孰壽消息自然匪物有咎委變化於浮雲達榮枯於疎柳有肉在俎有羹在豆公死如生薦滿一斗

祭李磐石文

公鄉之父兄行也子弟輩事公于茲有年矣公坦直而不華約而有恒其中舒舒其於事得喪無大欣戚又不作富家翁樣巾屨雖極粗垢不耻也凡公之事如此人之詭譎侈靡者孰不笑之然公以此賢於鄉人遠矣烏乎哀哉尚享

爲景易撰祭劉氏外母文

烏乎外舅之生二十八年奄棄之孤孰維其顛恭惟外姑守一秉貞勤儉始終家用不傾男女五人以母爲命奚有室家內外各正古之賢士

比德則同母於苑氏可謂有功自昔于歸迄乎就木德亦可師功亦可錄於乎哀哉尚享

祭伍光宇文

烏乎光宇麗麗而強其執則固其謀則方惟其篤於善也不忘乎一飯之頃故其向於道也寢近乎數仞之墻予觀之子久矣子初爲人烈烈亢亢其味桂薑人不敢嘗世之病子者謂子好伐乖於和而軒於直予獨畏子感激而慷慨其才如此故變而至善也去故習如脫屣而人之

望之也若斷鴻天路之翱翔苟不纏於宿疾限於短命而肆其力於學也又焉可量哉使其辭烟霞而依日月展股肱而佐廟廊砥定海岳燮調陰陽下撫黎庶上佐元良吾不知子之究於用何如也至若犯顏敢諫正論堂堂可以引裾批逆麟之怒可以折檻干刀鋸之芒直而不同死於愈光若是者非子之望而誰望耶古之榮於進者聽其言若可信也觀其色若可壯也至於臨死生利害之變鮮不回顧而彷徨故士之

可貴者不于其身之彰于其志之臧不臧而彰匪事之常臧而弗彰庸或何傷古之豐于才而嗇于命者多矣奚獨子哉惟其不待生而存兮故不待死而亡夫旣信其如此兮又焉論其行藏嗚呼光宇其何可忘

祭容彥禮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有一月己卯朔白沙先生門人容彥禮之樞以明日庚辰發引將就窆于大田先生許爲之墓銘而未具乃命其

子陳景雲持庶羞粢盛酒果致奠於彥禮柩前而告之烏虜士而好奇揆道則離士而無奇罔聞于時彥禮之生五十五年于茲矣彥禮之處乎宗族行乎閭里同不同者爲誰彥禮之希慕乎古而取法於今而誰與歸觀其所與而人之賢否可知彥禮之墓吾將徵於彼以銘之嗚呼哀哉

奠丘閣老文

於乎先生之志見于行事先生之言存於著述旣大顯於當年必有聞於異代其一病當年老於林下足不至先生之門目不睹先生之書比歲得所遺瓊臺吟稿纔一編而已而何足以知先生之大全哉於乎有言依乎教有行槩乎道行由教宣言以道傳沒而有知尚鑑斯言

奠何教授文

於乎生之謂來死之謂往往來之間奚得奚喪河嶽星辰鼠肝蟲臂小大則殊由其所遇載鳴教鐸載典文衡引年而休於乎先生

自沙市金集 卷四
莫舉人譚士直文
於乎士直遽至此耶天不與之年與之才將誰
咎耶彼碌碌者老無聞於世又何貴於年耶哀
哉尚享

莫汪海北文

烏虓天馬行空步驟不凡自然世外衆莫能參
氣雄萬夫德罔二三予何人哉爲公指南修古
日新懷沙匪堪譬彼世味甘其所甘江門秋月
廬阜晴嵐海北二年朝諷夕談如飲醇酒無日

不酣從事數至命我則慙我賦白洋句不待探
可以立懦可以激貪雖有百鈞何足以擔擴而
充之奚適不堪烏虓千古在前萬古在後上下
四方誰無宇宙負大翼者其風必厚惡木道旁
往來莫觀昔人之交傾蓋如舊蓋不待傾金石
亦透天俾爾才不俾爾壽厥初受之今也奚咎
尚享

莫梁貞文

於乎惟正思慕古之人師之非不足於才也歲

月永謝於呻吟回翔今之世行之非無其志也
科第未殫其胸襟昔之來也碧玉樓中指蒲團
而語靜今之去矣白雲何處想鶴駕以傷心果
司命之在天不可以人力勝耶抑所養之未至
不可委之命耶今館中之士求如惟正者守一
而歿益亦希矣薄俗移人始終殊歸不自知其
非也於乎哀哉尚享

奠表兄何處素文

維弘治八年歲次乙卯四月甲寅朔越二十一

日甲戌孤哀子陳某謹以牲特柔毛塗盛酒果
遣子景雲等奠于表兄處素何君之靈曰當披
髮袒跣之初聞兄之訃兄不幸屬纊與先妣同
日某摧裂肝肺之餘無由徃哭烏虩哀哉烏虩
痛哉兄年七十不爲不壽兄有二子不爲無後
死生晝夜萬物芻狗復何言哉尚享

奠謝伯欽文

烏虩伯欽知吾言否六十年中通家之舊親我
事我棲棲自幼情若兄弟爲足爲手吾行東西

不離左右矢心靡它乃若之厚庭有佳植雪霜
爲寇如何弗顧身木已就遺憂孔深奚測奚究
積善餘慶反躬可久苟無令人天損必受誰其
憂之不負良友於乎哀哉尚享

告羅一峯墓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十月某甲子白沙陳
某應 徵起赴京行過永豐謹具酒果庶羞告
于亾友一峯羅先生之墓曰嗚呼先生今曷爲
而往始曷爲而來處則歆畝之逸民出則文章

之鉅魁其洞徹不欺之心炳中天之杲足而轟
動出羣之氣殷百蟄之春雷知先生者儼先生
于北海不知先生者謂松栢弗類反見目于榆
槐先生見賢必親聞善必錄遇惡必權存而知
亾過而能裁隨時變化有闔有開而平生念慮
所存其大者正君正 朝廷正三綱正萬民正
四方皇皇之憂耿耿之忠則致死而勿頽貧賤
而不爲戚患難而不以回成化己丑之夏予過
先生于南畿盍簪之謹忘形爾汝旣三宿而後

別去屢反顧而徘徊先生贈予南歸之文予處
先生草亭之什旣而各申其戒曰我不枉已君
無鑿坏孰謂先生去官而死曹溪之約不遂麗
澤之資何有而今而後復仰望於何誰於戲惜
哉宿草之墓朋友弗哭禮之常也非予與先生
之宜也先生有知歆此絮醅尚享

奠容彥昭文

白沙先生聞容生彥昭將歸窀穸遣子景雲持
炙雞之奠告于彥昭之靈曰嗚呼彥昭顏子之

壽過于彭祖王公之樂不如匹夫彥昭居吾門
不可謂不久矣四十一而亾不可謂夭矣已矣
乎吾將以悼彥昭者自悼而又以悼衆人乎烏
虀哀哉尚享

奠容彥潛文

白沙先生聞容生彥潛之卒遣其子陳景易具
隻雞酒果致奠於容生柩前而告之曰俯江流
而嗚咽望雲山而徘徊歎一生而已矣悵獨立
以興哀游好幾時音容永謝致奠一觴有淚如

瀉尚享

奠伍光宇文

壬辰歲首月之二日某甲子白沙陳某過亾友
伍光宇尋樂齋撫物興懷潛然瀉涕遂命子景
雲持炙雞絮酒奠于南山之廬而哭焉烏虜光
宇遽至此耶去年今日版築尋樂其聲登登隱
然在耳手植庭蕉上墻綠逐日新光宇何之斯
文一縷千鈞我輩三綱五典左顧右盼兩壁間
聯句想見當時負荷一段精神耿耿不滅天道

予善斯人也而不永年嗚呼哀哉尚享

告伍光宇文

成化壬辰夏六月戊寅白沙陳某奉柬于亾友
伍光宇之靈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某平生於
光宇至誠相與無異骨肉不幸光宇早世某在
何敢以死生相背凡百舉措一如光宇存時近
日家塾刊拙書真草百餘字與諸生臨寫尚有
板四隅匡郭未整欲借安仔刀斧一日又所卜
屋後山近請得李立武來看云此地三台落穴

白沙子全集 卷四
有氣是可藏矣敢告新刊孔易來鶴亭詩并拙
作數首奉去冥覽

賦

湖山雅趣賦

丙戌之秋余策杖自南海循庾關而北涉彭蠡
過匡廬之下復取道蕭山沂桐江艤舟望天台
峯入杭觀于西湖所過之地盼高山之漠漠涉
驚波之漫漫於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間當
其境與心融時與意會悠然而適泰然而安物

我於是乎兩忘死生焉得而相干亦一時之壯
遊也迨夫足涉橋門臂交羣彥撤百氏之藩籬
啓六經之關鍵于焉優游于焉收斂靈臺洞虛
一塵不染浮華盡剝真實乃見鼓瑟鳴琴一回
一點氣蘊春風之和心游太古之面其自得之
樂亦無涯也出而觀乎通達浮埃之濛濛游氣
之冥冥俗物之茫茫人心之膠膠曾不足以獻
其一晒而况於權爐大熾勢波滔天賓客慶集
車馬駢填得志者揚揚驕人於白日失志者戚

戚伺夜而乞憐若此者吾哀其爲人也嗟夫富
貴非樂湖山爲樂湖山雖樂孰若自得者之無
愧作哉客有張璫者聞余言拂衣而起擊節而
歌曰屈伸榮辱自去來外物於我何有哉爭如
一笑解其縛脫屣人間有真樂余欲止而告之
竟去不復還噫斯人也天隨子之徒與振衣千
仞岡濯足萬里流微斯人誰將與儔

止遷蕭節婦墓賦

昔兵戈之攘兇盜兮孰俛俛而握之符號令紛

其不一兮汨珠玉于泥塗抹之亂之執兵之徇
而慾兮胡寧知耻而畏誅若美人兮宗廟之瑚
毋我卽帶兮毋我捫祛毋我執手兮手可斷而
不可污奮犬豕之罵以肩刃兮貌凜凜其若蘇
死則快兮生安用諸嗟此烈婦兮彼丈夫弗如
丁侯爲縣兮德教用敷表貞塚兮營祭畬行路
嗟歎兮揭聲教於海隅蠢茲弗畏兮託日者以
爲誣欲改封以自便兮動有識之長吁匪今侯
之繼軌兮隳四尺其奚辜我將告外史兮筆之

于書

贊

忍字贊

七情之發惟怒為遽眾逆之加惟忍為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為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銘

世賴堂銘

恭惟我祖渭川府君所立殊眾七十八年漢陰抱瓮自是以來我家用開堂以世名德音孔恢

家廟鐘銘

其質重其聲遲其動靜有時永以為神之依

丁氏祠堂鐘銘代彥誠作

出佛山冶入濟陽堂厥聲鏗鏗震于無疆

改鑄邑譙樓鐘銘并序

費而不傷壞則有成同百里之聲存萬世之經我民不信視此鐘銘

鐘始造模而丁侯卒惜侯之志不及成此銘也後有

繼之者何以考故錄之

啓

聘啓

成化癸巳二月代兄作

伏以持鈍舌者必淡顏良易投於正土工巧言者宜令色每見悅於常流蓋風分之雅同豈強能而苟比茲者幸遇尊親家鄭處士閎闔偉而着眼高不鄙小弱弟某秀才章句疎而用心苦是故聲氣之相感庶幾物我之相忘雖首院以難諧必東床而獲選鄭高楊郭幸板貴邑之甲

科馬聶鍾容徒竊弊鄉之商品適侔四姓敢贊一言此不往而彼不來陰則升而陽則降慙魚緘之莫罄念雁幣之宜將浩矣滄溟寧卻一蹄涔之水魏哉太華何辭五弓許之陵乞箋起居用懔注仰謹奉啓不宣

又

成化辛卯十二月作

文啓伏以德陋巷顏一瓢趣味儘殊于俗尚著清門羅三字品題蓋屬于鄉評惟此翁之可人宜吾弟之有室始者曠十年而莫遇訪尋顧屑

屑于執巾茲焉比兩姓以克諧期待乃惓惓于
舉案正將求閨門之助必無忝伉儷之名至誠
斯合于天人素志何疑于夢卜片言賜允束帛
宜先懷素履而仰高山躋攀絕矣接清絃以奏
流水風韻悠哉奉啓不宣

請期啓

成化辛卯十
二月代兄作

文啓伏以鸞膠續好庶幾無擇於高明雁幣將
誠蓋已不嫌於菲薄遂入芝蘭之室况逢桃李
之晨須傳采牘以求通當載墨車而攝盛斯文
未喪故事宜遵絕言資送之有無盡屬去來之
感應遲佳期之甚邇庶獲瞻依承至况之匪加
奚勝悚懼謹奉啓不宣

與李宗

成化壬辰正
月代兄作

文啓猥蒙不鄙弱弟某遂茲室家之願實吾子
之惠幸甚幸甚某以序次當爲主人不得詣吾
子躬專請也倘吾子不憚劬於路而以歸羅氏
子於白沙某也則願吾子之終賜愛焉

說

菊逸說

草木之品在花桃花於春菊花於秋蓮花於夏
梅花於冬四時之花臭色高下不齊其配於人
也亦然潘岳似桃陶元亮似菊周元公似蓮林
和靖似梅惟其似之是以尚之惟其尚之是以
名之今之托於花者吾得一人焉吉水處士張
其號菊逸蓋賢而隱者屈子曰食秋菊之落英
陶子曰秋菊有佳色漚露掇其英皆以菊爲悅
者也皆古之賢人也菊之美不待贊菊花之美

而隱者也某之托於菊也亦不待贊

素馨說

草木之精氣下發於上爲英華率謂之花然水
陸所產妍媸高下美惡不等蓋萬不齊焉而人
於其中擇而愛之凡欲其有益於事非愛之而
溺焉者也產於此邦曰素馨者香清而體白郁
郁盈盈可掬可佩貫四時而不凋供一賞而有
餘亦花之佳者也好專者致於余余旣愛之遂
益究其用取花之蓓蕾者與茗之佳者雜而貯

白沙全集 卷四
之又於月露之下掇其最芬馥者置陶甌中經宿而俟茗飲之入焉然則是花之用於人雖不若麻縷之與菽粟然蓋亦不爲無用也人之資於麻縷爲其可以溫也資於菽粟爲其可以飽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今是花也吾取焉姑以其能郁郁盈盈少裨於茗耳雖不汲汲可也不汲汲由用之可已也使是花之於人如麻縷之與菽粟然又安可已哉可已而已不可已而已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於道其庶幾乎治國其庶幾乎

大頭蝦說

客問鄉譏不能儉以取貧者曰大頭蝦父兄憂子弟之奢靡而戒之亦曰大頭蝦何謂也予告之曰蝦有挺鬚瞪目首大於身集數百尾烹之而未能供一啜之羹者名曰大頭蝦甘美不足豐乎外餒乎中如人之不務實者然鄉人借是以明譏戒義取此歟言雖鄙俗明理甚當然余觀今之取貧者亦非一端或原於博塞或起於

鬪訟或荒於沉湎或奪於異好與大頭蝦皆足
以致貧然考其用心與其行事之善惡而科其
罪之輕重大頭蝦宜從末減譏取貧者反捨彼
摘此何耶恒人之情刑之則懼不近刑則忽博
塞鬪訟禁在法典沉湎異好則人之性有嗜不
嗜者不可一槩論也大頭蝦之患在於輕財而
忘分才子弟類有之蓋其才高意廣耻居人下
而雅不勝俗專事已勝則自畋獵馳騁賓客支
酬輿馬服食之用侈爲美觀以取快於目前而

不知窮之在是也如是致貧亦十四五孔子所
謂難乎有恒者是也以爲不近刑而忽之故譏
其不能自反以進於禮義教誨之道也孳孳於
貧富之消長鎔銖較之而病其不能者曰大頭
蝦此田野細民過於爲吝而以繩人之驕非大
人之治人也夫人之生陰陽具焉陽有餘而陰
不足有餘生驕不足生吝受氣之始偏則爲害
有生之後習氣乘之驕益驕吝益吝驕固可罪
吝亦可鄙驕與吝一也不驕不吝庶矣乎

禽獸說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慾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批答張廷實詩箋

首章似胡文定解春秋以義理穿鑿二章發揮得道理極致非所敢當然此心亦自不能已願

與公共勉之三章仙術多門姑置勿論然興致高遠者非此無以托古有留意於參同契而爲詩則斥以盜竊四章箋得之余清老唱道歌云世間膏火煎熬可厭亦在其中五章要看第二句與第四句相應親切六章醉以溷俗醒以行獨醒易於醉醉非深於易者不能也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堯夫善醉矣夫七章其失與首章同黃涪翁大雅堂記似爲此箋發者正詩家大體所關處不可不理會大抵詩貴

平易洞達自然含蓄不露不以用意裝綴藏形
伏影如世間一種商度隱語使人不可摸索爲
工欲學古人詩先理會古人性情是如何有此
性情方有此聲口只看程明道邵康節詩真天
生溫厚和樂一種好性情也至如謝枋得雖氣
節凌勵好說詩而不識大雅觀其註唐絕句諸
詩事事比喻是少牽強多少穿鑿也詩固有
此體然專務爲之則心已陷於一偏將來未免
此弊不可不知八章不知馮其失在人不在馬

少知進退去就而已者亦未以馬稱也平湖之
進吾惜之九章珠珮用鄭交甫事十章箋得之
詩從後定本統論好非但拙作所能當持以論
詩可矣槩觀所論多只從意上求語句聲調體
格尚欠工夫在若論詩家一齊要到莊定山所
以不可及者用句用字用律極費工夫初須訪
古久而後成家也今且選取唐宋名家詩數十
來首諷誦上下効其體格音律句句字字一毫
不自滿莫容易放過若於此悟入方有蹊徑可

尋

傳狀

羅倫傳

弘治癸丑三月作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回避有不可輒面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

一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

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旣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琪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

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嫉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

以覆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甌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時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卽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樸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知之也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也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

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丁知縣行狀

成化丙戌七月代容珪作

侯姓丁氏名積字彥誠別號三江漁樵人世家寧都之西關丁氏系出丹陽司馬司馬之後世有顯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隱德弗仕曾祖妣某祖妣某妣某侯生有美質自少岐嶷入邑庠補弟子員挺立不爲時輩所喜登成化戊戌進

士明年出知新會縣新會廣藩巨邑素號難治侯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喜曰吾得所師矣侯之同年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皆先生門人侯請書以爲先容比下車未視篆卽上謁先生欲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先生每避還之凡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四方學者往來白沙之門侯聞林縣博光張進士詡至必欣然往會旦夕聽其議論若渴得飲焉與一峯羅先生雖素昧平生然每思慕其賢訃聞專使走湖西致奠捐俸金

以助葬事其尊賢樂善無間於存亾如此有中
貴弟梁長責民償逋過倍復妄訴之侯侯廉知其情繫長獄悉追貸券焚之由是權豪縮頸是非非苟罹于法雖素親愛不少貸未踰年民大趨令侯於干謁之來厲詞色以拒之甚者揭其姓名以示衆嚴賭博竊盜之禁旣寘于法復大榜其門曰某賭博某竊盜之家月朔令赴縣庭聽戒諭俟其悔然後去其榜其良家子弟陷于賭博者侯悉聚之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

講解冀變化其氣習嘗爲民辯冤忤當道繫獄且危百姓惶懼欲用計爲侯解侯示以手書曰君子但求無媿於心而已禍福之來有命爾等慎勿妄動以貽我羞有積年起滅詞訟者官司病之莫敢誰何侯盡擒之斃于獄侯尤善節財用前此上下往來非誼之餽一歲所費無算民苦之侯痛革其斃蓋異時當甲首者均平錢悉貯于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曰當月錢官吏里胥乘時侵尅每歲雖單丁小戶所費亦至五六

千餘貧者鬻子女故逃亾者衆侯爲處當每丁派均錢月支里胥供用備足外不妄科一錢每歲甲首納均平錢畢卽歸田畝更不令在縣當月白沙先生樂歲詩云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寶錄也民窮於侈且僭侯爲申明洪武禮制叅之文公冠婚喪祭之儀節爲禮式一書使民有所據守每鄉擇老成者數人主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都老馬廣爲衆所推讓侯於原日進廣於庭率諸鄉老再拜謝

之春秋祭祀品物牲牢極其精潔役者悉令沐浴更衣然後將事俎豆旣陳侯周視行列必極其整方止壬寅歲大早春盡種未入土侯憂之曰此令之責也遂於圭峯絕頂築壇禱雨時當酷暑山氣鬱蒸侯晨夕齋沐伏壇下致禱凡七日未雨羸甚左右進曰軀命所關可以少止侯呵曰民得雨吾病何憾至八日暑氣愈熾侯觸暑跪壇下衣汗浹踵大風忽作卷爐中火著侯衣略不爲動雨遂迸空下左右張蓋侯命撤之

衣盡濕翌日雨止侯復禱至十有一日雨足乃
已如是者凡三次焉節義所關或廟或墓各置
祭田擇人守之如大忠祠置田二百餘畝節婦
何氏莊氏蕭氏等墓置田共一頃六十餘畝民
所敬事者惟修復里社一壇而已其不載祀典
之祠無大小咸毀之此其政蹟顯著之大者一
念終始在民旣得疾羸甚猶日究心於民事朋
友遺之書不能止遂卒于官侯生正統丙寅十
二月初十日至是卒年四十一也配羅氏生子

男二人長曰一芳次曰某生於公卒之五月女
二俱幼侯卒之日民相弔哭於途歸德里有一
嫗夜哭于家隣人怪而問之曰來年甲首到丁
大人死吾殆不能聊生矣是以哭至今邑人之
思侯者甚於在任之日雖古桐鄉之遺愛不是
過也珪邑人也侯之善政善教皆所親覩故爲
狀其行以俟他日觀風者采焉謹狀

伍光字行狀

君諱雲字光字系出沐梁伍氏先世仕宋爲嶺

南第十三將曰氓之子始來新會至君爲若干
世世爲士夫家君字少軒整有志於世無所屈
讓與人語惟其所欲言語輒語必竭乃已或忤之
爭必務勝人有善好之若出諸己已所欲爲必
以強人爲之垂四十始交於余余之所可君亦
可之余之所否君亦否之惟余言之適從南山
之南有大江君以意爲釣艇置琴一張諸供具
其中題曰光風艇遇良夜皓魄當空水天一色
君乘艇獨釣或設茗招余共啜君悠然在艇尾

賦詩傲睨八極余亦扣舷而歌仰天而嘯飄飄
乎任情去來不知天壤之大也所居之北爲巖
亭高不盈一丈其中閔寂視之窈如也而君以
夙疾未除齒髮日耗其爲學也蓋不能無日暮
途遠之憂便杜門息交不擇遠近爲趨舍凡平
居一切與往還者皆抗顏謝焉入處于亭焚香
正襟趺坐竟日聞者異之別於白沙築草屋三
間號曰尋樂齋與巖亭往來居之蓋自成化庚
寅之冬至明年首夏凡四閱月無日不在尋樂

始與家人約云吾不可去白沙吾其齋戒有事
于家廟吾疾作須扶持吾乃歸一日二日小健
吾當返慎無以家事累我旣而果如其言學主
力行與之語雖不便了而能鞭策益力肯擔負
矻乎不移前此惟務意氣勝人不自覺束凡出
籓籬事亦無所不爲至是痛自懲艾痛自改革
嘗激昂厲聲語云雲不自樹立爲人不如死曉
夕約已以進有所弗及無所憚劬焉間與余論
爲文必曰黃涪翁題真燕郭尚父圖盡之論書

